

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國文組主編

主題文學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國文組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元培科
學技術學院國文組主編。--初版 --臺
北市：萬卷樓，民 91
面： 公分

ISBN 957 - 739 - 400 - 0 (平裝)

1.中國文學-論文,講詞等

820.7

91012931

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 編：元培科科學技術學院國文組
發 行 人：楊愛民
出 版 者：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02)23216565 · 23952992
傳真(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 址：<http://www.wanjuan.com.tw>
E-mail : wanjuan@tpts5.seed.net.tw
經 銷 代 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 4F
電話(02)27953656(代表號) 傳真(02)27954100
E-mail : red0511@ms51.hinet.net
承 印 廠 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定 價：300 元
出 版 日 期：民國 91 年 8 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公司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 - 739 - 400 - 0

序

本論文集所收錄者是本校國文組主辦「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發表論文。名為「主題文學」，而不稱為「文學主題」，是因文學主題在探討文本呈顯的主題，著重文本內在分析；主題文學則在探討文學可能的表現模式，著重文本外在觀察。

所以會有此一思考方向，是因社會輿論對技職校院學生缺乏人文素養，多所批評；但在技職校院教學體系，人文學科則因其無實用功能而備受質疑。在工具理性超越價值理性的時代，確實很難說服師生豐潤生命的重要。於是我們嘗試改變模式，重新思考此一問題。亦即結合技職校院科系特色，發展文學思考與寫作，將教學關懷，轉換為研究方向：

第一輯：人文觀點下的遊，論述先秦、明代、現代的各種旅遊書寫，說明旅遊複雜深刻的文化內涵。

第二輯：當代文學的省思，分析網路文學、國族認同、當代散文、通俗文學等諸多當代文化現象。

第三輯：經典的詮解，回到經典，探索經典如何影響生命存在的基本問題。

並進而規畫大一中文教學內容：旅遊文學、飲食文學、醫事文學、生態文學等，將研究成果，再轉換為教學內容，結合文學寫作與日常生活。如此模式，極易與初意背道而馳，失去價值理性。因此也邀請中文系的學者，共同參與；同時也努力建構古今交融的歷史觀，從古典出發，面對當代，有歷史的縱深，還有經典的涵養，更有現代的關懷，試圖將價值理性帶入工具理性之中。

這些是我們的目標，這本論文集，就是朝向此一目標的基礎。

最要感謝的是沈師謙、蔡師英俊，不但參與本次研討會，並給我們諸多建議與鼓勵。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四日

丁亞傑序於新竹元培科技學院

目 錄

序 丁亞傑 1

輯一 人文觀點下的「遊」

流亡、游離與經略

論春秋戰國縱橫家言的時代意義與象徵/ 程克雅 1

壯遊與臥遊

論明代中期蘇州文苑之遊/ 邵曼珣 33

歡笑與淚水的交織

台灣航海旅行文學探析/ 葉連鵬 59

輯二 當代文學的省思

文學「惆」路

對網路文學前景的憂慮/ 張政偉 83

大歷史與小女人的對話

葉嘉瑩（1924-）詩/學中的國族與歷史/ 羅秀美 119

對當前散文現象的省思

以古鑑今/ 吳儀鳳 155

通俗文學的本質特徵/ 陳美琪 181

輯三 經典的詮解

從「歷史的緘默」中傾聽「發聲的歷史」

以馬、班論漢代獄治與《毛詩序》詮釋《詩經·鄭風》二事
為例/ 車行健 213

美刺、垂戒與虛實分指

方苞的詩用觀/ 丁亞傑 239

荀子審美觀點試析/ 賴欣陽 259

附錄一 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293

附錄二 研討會主持人、發表人、討論人簡介/ 294

流亡、游離與經略： 論春秋戰國縱橫家言的時代 意義與象徵

程克雅

摘要：

春秋戰國時代，在典籍的傳述與文化史家的解析中呈現著所謂周文罷弊的評論，禮樂、宗法制度乃至於編戶齊民的封建社會均受時局變異的衝擊。諸侯國間霸主代興，王道陵夷，先秦行人之言與縱橫家言的考察，隨著當時的時異世變與現代考古文物遺存中大量的縱橫家書出土，配合多元文化觀點的古文明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縱橫家言研究有重新詮釋的價值。

本文旨在藉著傳世典籍中的行人及縱橫家言說的考察，輔以近年新出文物中的縱橫家書，期能重新釐清先秦春秋戰國時代縱橫家思想的脈絡與意義，並就其言語中的遊說、諷諫、詭詐等實例，藉由現代語言學理論中關於語用學與修辭學的方法論觀點，闡述所謂「跨越疆界的言說／書寫策略」申論縱橫家言實具有從流亡、游離等現實因素到經略天下國家的內在義蘊，並從而探究先秦經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中，縱橫家言說及其思想的評價與象徵涵義。

關鍵字：春秋左傳、戰國策、戰國縱橫家書、行人之辭、縱橫家

一、前言

春秋戰國時代，在典籍的傳述與文化史家的解析中呈現所謂周文罷弊的評論，禮樂、宗法制度乃至於編戶齊民的封建社會均受時局變異的衝擊。諸侯國間霸主代興，王道陵夷，現代史學家楊寬曾以異色時代的圖像形容戰國時代，而本文則首先以春秋、戰國時代印象與傳述為首要的課題，論述春秋、戰國時代君臣群像與春秋、戰國時代縱橫家典型，先秦行人與縱橫家言，隨著當時的時異世變與現代考古文物遺存中的兵家，縱橫家書出土，配合多元文化觀點的古文明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行人與縱橫家言研究有重新詮釋的價值。

本文其次透過春秋戰國時代的典型人物，就身分的超越與心態的重詮，首先藉由流亡與流寓人士的身分說明其為世子、人質、游俠與刺客等不同背景而形成的處境；再就游離、遊歷與遊說的言說內容剖析其心態；繼而就經略意圖的詮釋，重新理解傳世典籍中的行人及縱橫家言說，輔以近年新出文物中的縱橫家書，期能重新釐清先秦春秋戰國時代縱橫家思想的脈絡與意義，並就其言語中的遊說、諷諫、詭詐等實例，藉由現代語言學理論中關於語用學與修辭學的方法論觀點，透過換喻的語用策略，由「揚棄」、「挪用」與「重置」的語言策略申說危機的面對與轉機的創造；再就「譬喻」與「寓言」的傳述呈現東周典型人物身處風雲際會之世夢想與現實的對應，藉「跨越疆界的

言說／書寫策略」的闡釋，行人與縱橫家言實有從流亡、游離等現實因素，到經略天下國家的內在義蘊。

世俗皆因蘇秦張儀之流以三寸不爛之舌游間諸侯而見鄙薄，唯司馬遷《史記·蘇秦列傳贊》曾有云：「毋令獨蒙惡聲。」故先秦春秋戰國時代行人辭令與縱橫家言，隨著人質，流亡與游俠，刺客等人物群像，在時異世變的時代，形成文人識士常託寓劇談的典故，是以探究先秦經典反映的價值體系，縱橫家言說及其思想的評價與象徵，實具有多重的意義。

二、異色時代的圖像

在論述異色時代的圖像同時，茲就時代印象與傳述、君臣人物群像與行人與縱橫家典型三方面，探究春秋、戰國世代與人事的面貌。

(一) 春秋、戰國時代

印象與傳述

晚近對於春秋戰國時代研究的印象與傳述，可以說隨著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的上古史研究現代化方法理念，而有大幅的變化，繼晚清民初王國維，孫詒讓等傳統學者的考證古史，崔適顧頡剛錢玄同等古史辨派的疑古，乃至於傅斯年主倡史料學派，錢穆撰國史大綱，均對古代中原文明的形成與春秋戰國時代的鉅變有所著墨，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就甲骨卜辭考辨殷先公先王，吳其昌撰成金文世族譜，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印證了與《史記·殷本紀》《周本紀》的記載，也提供了訂正的資料。

楊寬則在《戰國史》撰著之後，又撰成《戰國史：一個異色時代的完整圖像》，形容當世的印象，而黃仁宇也採取大歷史的解析觀點，看待中國歷史轉折時代的社會變亂，人心紛雜，學說競作的普同性。史家致予評論時，結合文化批判的角度，在春秋戰國時代背後父權、霸權、君國意識形態的表現上，對語言、文字、思想各種論述的本身，均有反思鉅變社會與時人思想的關係，社會組織特性，地方政治與社會的特質。春秋戰國時代的印象與傳述，已不僅止是歷史問題或是史實考證，史料辨說那麼單純，它夾帶著後世重提之時所賦予的印象，轉而成為亂世文人識士一再傳述的典型，從具體的敘事性文本遞相承襲載記，例如：左氏以敘事解經；史記承自《左傳》、《國語》、《國策》與諸子，即可見一斑，至於漢魏以降直至近世，文人屢屢以春秋戰國人物與事例做為典故，詠古諷今，更是不勝枚舉。反映時代衝擊，階級制度的陵夷，疆界的跨越與人倫的失序，最為人所矚目的即是行人之言與縱橫家故實。

(二) 春秋、戰國時代 的君臣群像

春秋與戰國時代君臣間的關係，反映於《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戰國縱橫家書》與《史記》中，關於寓褒貶，別善惡等具有特定涵義的內容，特別是建立於忠與叛，恩與報，節義與失節等相對的德行與倫理價值標準上，在君臣相與這一方面，逐臣、佞臣、叛臣、亡國之臣等，皆值得注意。

首先就逐臣之例來看，春秋時楚平王殺太子建之臣伍奢、伍尚，而伍員出亡，藉吳報怨，事見《史記·伍子胥列傳》，即吳市吹簫，啞恨行乞的故事，而屈原《離騷》、王褒〈洞簫賦〉均有演述。身為逃亡斥逐之臣的伍子胥，原與父兄同事於楚平王太子建，因楚平王自娶秦女而與太子有隙，太子又復遭讒亡奔宋，使伍氏父兄遇害，伍胥後見用為吳王闔廬行人，至攻楚大敗昭王，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

其後伍子胥亦遭吳太宰嚭讒害：「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而遭吳王賜死，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在史記的記載中，伍子胥乃對吳國與吳王的未來下預言咀咒：

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

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屍，盛以鵠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其次再就叛臣之例來看：晉楚鄢陵之戰固然因倉猝興師，行軍太急，「其行速，過險而不整」（《左傳·成公十六年》）而導致楚的敗績，然而楚軍方面，楚共王在晉國叛臣伯州犁陪同下，登上巢車，觀察晉軍在陣營內的動靜。晉厲公也在楚舊臣苗賁皇的陪伴下，登高台觀察楚軍的陣勢。苗賁皇熟悉楚軍內情，這時便向晉厲公提出建議道：楚軍的精銳是在中軍的王族部隊，晉軍據此應該先以精銳部隊分擊楚的左右軍，得手後，再合軍集中攻擊楚中軍。認為這樣一定能大敗楚軍。所以晉楚交相以叛臣反制對方的較勁，在春秋時代為君臣無信的事實留下現實的事例。

又就佞臣之例來看：齊桓公用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之事最為著稱：周襄王二年（前 651），與周王卿士及諸侯會盟於葵丘，將霸業推向鼎盛。晚年信任佞臣，死後諸子爭位，春秋齊國霸業隨之衰落。後世警誠佞臣的預言以是滋多，例如漢人陸賈《新語·資質》篇第七有謂：

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慾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裡，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隋書·五行志·二》即記載佞臣為禍，天降災異之兆曰：

《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鹹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梁天監二年六月，太末、信安、豐安三縣大水。《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人

悲，則水出河決……京房《易傳》曰：「震擊貴臣門及屋者，不出三年，佞臣被誅。」後歲，和士開被戮。……天統三年，并州汾水溢。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者，小人專制。」是時和士開、元文遙、趙彥深專任之應也。

明人楊慎《古今風謠·梁武帝天監三年寶誌公詩》亦有云：

佞臣作欺妾，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
旦中間，銜悲不見喜。

這段充滿歷史鑒誠的詩也在藉古喻今，而春秋之作，使亂臣賊子懼的旨歸也就在君臣群像與垂戒後人的觀照中，不斷得到印證。

再就亡國之臣來看，歧路亡羊的故事，用以諷亡國之臣的愚懦，早就見於《墨子》，而五羖大夫百里奚由楚奴而為秦穆公所賞識，也成為《孟子》勉人苦其心志的嘉言。《呂氏春秋·疑似》篇有云：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患，而聖人之加慮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

由以上逐臣、佞臣、叛臣、亡國之臣等實例中，可以得見有以下的共同特點，第一，自春秋戰國之交一直到戰國的最後一個被秦國亡滅的齊為止，君臣之間的尊尊倫理蕩然無存。第二，臣子或游士不是為了忠於一人而事，而是忠於其自己標準，而做出報恩或節義的反應。第三，君臣之間的恩義存在於知遇與感恩，而不是君尊權威或先天的階級等差，因此隨時可以離開原來的邦國，在域外他國謀事。

(三) 春秋、戰國縱橫家典型

在既成現實風尚的春秋君臣群像之下，春秋戰國行人之官與縱家，以其嫋於外交辭令，長於兵法謀略，見用於知遇之君，也形成典型，先就春秋時代行人之官來看：以伍子胥為例，是私懷報怨復讐之心，而為吳王闔閭的行人，因以種下日後悲慘的下場，這在子貢使列國，建立存魯亂齊破宋（破吳，彊晉，霸越）之功時留下典型，復為稱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記載，初，孔子不允游夏之徒出使，唯以子貢為能，有云：

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攘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加，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吳晉爭彊，晉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

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這也正說明了行人之言，出使之能，可以扶危濟傾，盟會儀式中的外交辭令，兵法的結撰與諸子對遊說的重視，皆可視為縱橫家的淵源。戰國末年《戰國策》一書所記遊說之士的策謀言論，也同時呈現了當時的各國關係和重要史實。不但揭示了戰國時期的歷史特點：「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于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也為縱橫家在智識的角逐場上留下精彩的一頁。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一部帛書，原書未標書名，因其性質與《戰國策》相同，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此書所涉史料主要限於戰國中後期，但因此更能反映這一時期的重大史實和歷史特點。全書凡二十七章，有十六章的內容不見於《戰國策》與《史記》，對於補充和訂證戰國史料有極高的價值。《戰國策》的基本內容是戰國時代謀臣策士縱橫捭闔的鬥爭及其有關的謀議或辭說。它保存不少的縱橫家的著作和言論。春秋以來，長期分裂戰亂，人民無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復和平統一生活。諸侯爭相「並天下，凌萬乘」而求致霸之術。戰國末年，秦齊二國皆各自稱帝。春秋時代禮法信義或偶有講論，至此不得不變為權謀譎詐；從容辭令的行人，